

# 试论弗洛伊德的文明观

杨 芳

(贵州师范大学 历史与政治学院, 贵州 贵阳 550001)

**摘 要:**弗洛伊德运用精神分析理论研究人的心理结构图式,提出人格理论,并把精神分析理论运用于社会历史领域,对人类文明的产生与发展、本质和动力及内在矛盾进行了视角独特的观察、分析与论述。因此,研究弗洛伊德的文明理论不仅可以开阔理论视野,更好地把握文明与人的辩证关系,也可以帮助人们对社会文明的发展和善待人类自身作出理性的思考。

**关键词:**弗洛伊德;文明;本能;负罪感;良心

**中图分类号:**B84-0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33X(2006)04-0060-06

## On Civilization View of S. Freud

YANG Fang

(School of History and Politics, 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 Guiyang 550001, China)

**Abstract:** By researching one's psychological pattern with the psychoanalytical theory, S. Freud put forward the personality theory. He also applied the psychoanalytical theory to social and historical fields, observing, analyzing and commenting the birth and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civilization and its nature, power and inner contradiction from a unique perspective. Therefore, research on Freud's civilization view can broaden our theoretic vision as well as enable us to have a better command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civilization and human beings. Besides, it also helps people think reasonably over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civilization and the treatment to themselves.

**Key words:** S. Freud; civilization; instinct; guilty; conscience

在20世纪群星璀璨的思想家的天空中,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无疑是一颗令人眩晕而遭非议的巨星。他的精神分析理论与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一道被称为西方20世纪初期的三大思潮,它们不仅影响了西方社会的发展,而且在意识形态方面扩展了人们的视野,为人们观察问题提供了不同的新视角,其作用是深远的。几十年来,人们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特别是他的潜意识理论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然而,对他的后期理论,特别是他关于社会文化及其人类文明发展的思想却研究甚少。笔者认为,这对于全面、完整地理解和把握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是不利的,或者说是一种欠缺。更为重要的是,在世界文明高度发展的今天,怎样协调人与自然,特别是人际关系,善待人自身,以便更好地把握好文明与人的内在关系,也促使我们去进一步分析和探究弗洛伊德的文明观。

精神分析理论是由奥地利的精神病医生——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创立的。在其创立和发展过程中,他的理论被分为早晚两个阶段。早期阶段,弗洛伊德主要研究心理治疗方法和潜意识心理过程的一般理论;晚期阶段,他把心理分析的一般理论运用到人类社会生活和文化发展的各个方面,力图对现实的人生问题作出回答。不论早期还是晚期,都有一个主导思想贯穿弗洛伊德精神理论的始终。这就是

收稿日期:2006-03-21

作者简介:杨 芳(1958-),女,贵州贵阳人,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教授。研究方向:西方哲学。

他本人在《精神分析引论》中所说的一段话：“精神分析有两个信条最足以触怒全人类：其一是它和他们的理性的成见相反；其二是和他们的道德的或美育的成见相冲突。”<sup>[1]8-9</sup>他解释道：“精神分析的第一令人不快的命题是：心理过程主要是潜意识的，至于意识的心理过程仅仅是整个心灵的分离的部分和动作。——第二个命题——认为性的冲动，广义的和狭义的，都是精神病的重要起因，更有甚者，我们认为这些性的冲动，对人类心灵最高文化的、艺术的和社会的成就作出了最大的贡献。”<sup>[2]8-9</sup>对于第一个结论，弗洛伊德本人有很高的评价，他认为这是继哥白尼、达尔文之后的第三个伟大的发现。他说：“人类的自尊心曾先后受到科学的两次重大打击。第一次是知道我们的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仅仅是无穷大的宇宙体系的一个小斑点。第二次是生物学的研究剥夺了人的异于万物的创生特权，沦为动物界的物种之一，且同样具有一种不可磨灭的兽性。然而，人们的自尊心受到了现代心理学研究的第三次最不堪的打击，因为这种研究向我们的个人证明，就连在自己的屋里也不能自为主宰。”<sup>[3]8-9</sup>而对第二个结论，弗洛伊德认为是对第一个结论的深入发展，同时更是他晚期理论关注的中心问题——文明观理论。

弗洛伊德的文明或文化思想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弗洛伊德早期比较注重人性本能内部心理人格的冲突——即自我、本我以及超我之间的辩证关系，把精神病因归结为本能尤其是性本能被压抑的结果。在探索精神病因的过程中，他虽然也看到了本能与文明的关系，比如他曾在1898年发表的《神经病因中的性欲》一文中写道：“我们可以说文明应对神经衰弱的扩散负责。”在1900年出版的《梦释》中，弗洛伊德就开始用文学艺术作品和人类的审美活动来为精神分析提供佐证。在1905年写的《性学三论》中又指出：“文明与性行为自由发展的相悖关系。”但是，在《文明及其不满》这本书发表以前，他并没有把文明的发展视作为与本能尤其是性本能对抗的主要对象。

随着精神分析理论的确立，弗洛伊德把研究重点转移到社会历史与文化领域。他写道：“1912年，正当我在精神分析研究方面达到顶点时，我已经在《图腾与禁忌》中尝试运用精神分析新近得出的结论来调查宗教和道德的起源。目前，我又在后来的两篇文章《一种幻想的未来》（1927年）以及《文明及其不满》（1930年）中将这项工作向前发展了一个阶段。”<sup>[2]1</sup>因此，在《文明及其不满》一书中，弗洛伊德首次把文明的发展与人性本能的对抗问题系统地提出来并加以理论化。而且，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为了结合历史来考察人类与文明的关系，弗洛伊德首先承认了这样的假设，即个人与人类的童年经验以及后续的发展过程都能在人的思维中得到保存。他说：“也许我们应该满足于这样一种结论，即在心理活动中，过去的事物可能得到保存，而不会必然遭到破坏。——我们只能坚持相信这样的事实，即在心理活动中，过去能得到保存，这是规律，而不是例外。”<sup>[2]65</sup>因此，弗洛伊德从追溯人类原始的生存状况，揭示文明的起源、发展以及对本能的压抑，同时还说明现代人为何能继续具有原始的本能欲望，从而形成与文明要求之间的对立。

## 二

弗洛伊德认为，人类生活的目的和意图是追求幸福，这种追求具有两面性：积极的目的和消极的目的。一方面，它旨在消除痛苦和不愉快；另一方面，它也旨在获得强烈的快乐感。弗洛伊德认为，决定生活目的只是快乐原则的意图，这个原则从一开始就支配着心理器官的活动。它的功效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它的意图是与整个世界相矛盾的，它根本没有实现的可能性；所有的宇宙规则都与它矛盾，即幸福受到三方面痛苦的威胁：首先，威胁来自我们的身体，它注定要衰老和消亡；其次，威胁来自外部世界，它可能以强大而无情的破坏力量对我们施虐；最后，威胁来自我们与他人之间的关系。在弗洛伊德看来，人们感到最不满和不解的是第三种因素，即人际关系。正是在对这个问题的分析和论证中，弗洛伊德全面阐述了他的文明观。

何谓文明？有一种观点认为，“被我们称为文明的东西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我们的痛苦，而且如果我们放弃文明，返回原始的状态，我们将变得更加幸福。”<sup>[2]77</sup>弗洛伊德对这种观点表示怀疑，但是他从中得到启示，开始思考为什么人们会对文明采取充满敌意的态度。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弗洛伊德从人与自然、人与人两个方面为文明下了一个定义：文明一词是指：“使我们的生活区别于动物祖先生活的所有成就和规范的总和，这些成就和规范有两个目的，即保护人类免受自然的侵害和调节人类相互的关

系。”<sup>[2]80</sup>又说“文明只不过是意指人类对自然的防御及人际关系之调整或累积而造成的结果、制度等的总和。”<sup>[3]11</sup>这样,弗洛伊德就把文明看作是人类“防御”自然和“调节”人际关系所取得的结果、所造成制度的总和,意即文明是人类活动的产物,它涉及人类活动的两个方面: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弗洛伊德把这种关系规定为人对自然的消极的被动“防御”关系,以保护人类的生存和种族延续;一是人与人的关系,亦即人类内部的关系。弗洛伊德把这种关系规定为人际之间的“调整”关系,以保证人类内部的联合。这两方面经验的积累,便构成文化即“结果、制度的总和”。显然,弗洛伊德在这里所指的文明的两个方面也正是社会生活的两个主要方面,即社会的生产活动和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因此,人改造自然的成果也就成为文明的一个标志。他说:“如果我们追溯过去,文明的最初行动是使用工具,控制火和建造住房。每一种工具的使用都使人类改善他的运动器官或感觉器官,或者说消除对这些器官的限制。——有了船和飞机,水和空气就不能阻碍人的运动;有了眼镜,人纠正了眼球晶体的缺陷;有了望远镜,人看到了很远的地方;有了显微镜,人克服了视网膜结构造成的视力限制。”<sup>[2]81</sup>在这里,弗洛伊德从物质工具的进步出发,阐述了文明与生产的关系,这是难能可贵的。但在弗洛伊德看来,文明发展是人类经历的一个独特的过程,它实际上意味着人类生命的经济利用,因此一部分本能必须被消耗、被取代,这样较高层次的满足才能实现。于是,弗洛伊德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文明在多大程度上要通过消除本能才能得到确立,而且在多大程度上必须以强烈本能的不满为前提”即“文明挫折论”。弗洛伊德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研究文明的产生与发展,特别是文明的本质与动力。

在文明的起源上,弗洛伊德认为,爱和需要是人类的文明之母。即文明的出现有双重根基:外部必然性和爱的力量。最初,爱只是指向单一对象的性爱,后来它变成了“目标被限制的爱”或是“感情”。弗洛伊德是这样论述的:“实际上,目标被限制的爱最初是完全属于肉体的爱,而且它依然存在于人类的无意识当中。这两种爱——完全属于肉体的爱和目标受限制的爱——都从家庭扩展出去,在从前相互陌生的人之间建立了新的纽带。”<sup>[2]91</sup>从而形成文明的基础。随着文明的发展,爱从文明的基础变成了文明的对立面。首先,爱具有排他性;其次,家庭与个人与集体发生了冲突;再次,妇女与文明也形成了对立。为此,文明要发展,就必须限制本能。除了对性本能的压抑以外,文明还要对进攻性本能实行压制。他说:“人类并不是温和的动物。温和的动物希望得到别人的爱,而且在受到攻击时最多只会尽力保卫自己。相反,在人这种生物的本能禀赋里,我们能发现强大的攻击性成份。结果,对他们而言,邻居不仅是潜在的帮手或性对象,而且容易激发他们在他身上满足进攻性欲望,即没有报酬地剥削他的工作能力,未经同意就在性方面利用它,夺取他的财产,羞辱他,给他造成痛苦,折磨并杀害他。‘人对人是狼’。”<sup>[2]98</sup>所以,弗洛伊德得出结论:为了限制人类的进攻性本能,文明就必须运用一切可能和力量,由此出现了种种方法和社会禁令。可见,人类不幸的根源就在于文明对人类性行为 and 进攻性行为的限制。

从上面的论述中可以看到,弗洛伊德认为文明的发展是通过人类幸福的丧失这一代价而获得的。文明不仅要求人们牺牲自己的性本能,还要压制自己的进攻性倾向或破坏性倾向。这就是文明社会的人极难感到幸福的原因。由此可见,当代文明最根本的缺憾就是不了解人类的本性,即使在所谓的正常人身上,控制本能的力量也不能超出一定限度,否则就会引起个体的反抗或神经症。然而,即便对文明有如此强烈的抨击,弗洛伊德也不赞成放弃文明或返回原始状态的观点。他说:“竭力要废除文明该是何等的忘恩负义,又是何等目光短浅啊。那样的话,得以保存下来的就只能是一种自然状态,而这是更加令人难以忍受的。确实,自然并不会向我们要求任何本能的禁律,她会允许我们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但是,她有自己独特的限制我们的有效方法。在我们看来,自然往往是通过那些使我们获得满足的东西而冷酷无情地毁灭我们的。恰恰是那些自然借以威胁我们的危险,才使我们联合起来创造了文明社会。文明社会也和其他事物一样,旨在使我们的共同生活成为可能。文明的主要任务,它实际存在的理由在于我们免遭自然之害。”<sup>[4]86</sup>

弗洛伊德正确地认识到人类文明的起源是建构于对个体人的自然属性控制的基础之上,从而提示了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之间的矛盾。矛盾的根源就在于社会属性要不断压抑人的自然属性,而自然属性又不停地反抗社会属性。要解决这一矛盾,既不能完全放弃社会属性,也不应当完全压抑自然属

性。唯一的办法是发展人们的理智和科学,使人们认识到控制自然的好处,从而自觉地控制自己的各种本能欲望,达到与文明协调发展。

### 三

那什么是弗洛伊德所理解的本能呢?本能论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中占有特别重要的位置,正是本能这个概念把弗洛伊德的整个理论连成了一座一体。在早期的潜意识理论中,他认为那些原始的“本能”不仅构成人的本质,而且支配了人类的行为。在晚期思想中,弗洛伊德对其本能理论作了进一步的发展。他指出:在精神分析理论中所有发展缓慢的部分里,有关本能的理论摸索道路向前发展,它面临的困难是最令人痛苦的。但是,这个理论对整个精神分析理论结构来说是如此的不可或缺,以致于必须有它的存在。弗洛伊德说,当他对这个问题感到困惑的时候,他曾把诗人兼哲学家席勒的格言作为出发点“饥饿和爱情推动了世界”,即在人类身上有两种本能——自我本能和对象本能的对立。也就是说,除了爱欲之外,还有一个死亡本能,生命现象可以从这两种本能交汇或相互对抗的活动中得到解释。

弗洛伊德认为,对死亡本能的提出有一个很艰难的过程。因为,他提出爱欲本能就已经遭到世人的指责,现在又提出一个更具破坏性的死亡本能,那它所带来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但不管怎样,弗洛伊德认为死亡本能隐藏在爱欲幕后的,我们无法找到它的踪影,只有当它和爱欲融合时,死亡本能才会显现出来。而且,在施虐狂中才能最清楚地认识到死亡的本质及其和爱欲的关系。所以,弗洛伊德说,死亡本能或进攻性倾向是人类的一种原始的、自我保存的本能属性,它形成了文明最大的障碍,它和爱欲一起享有对世界的统治权。因此,文明进化的历程也就一目了然了:它是在爱欲和死亡之间、生存本能和破坏本能之间的斗争中得以展现的,在两种本能的斗争中文明得以产生和实现。斗争是一切生命的基本内容,因此,文明的进化过程也可以被简单地描述为人类为生存所做的斗争。

既然进攻性是造成文明的最大障碍,而文明又要得以发展,因为它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标志之一。怎样才能使进攻性变得无害或者清除它呢?弗洛伊德在这里又重新论及了他的人格理论。他认为,人的进攻性是向内投射的,并且经过了内化,被送回了它的起源地——即被指向了个体自己的自我。在那里,进攻性被一部分自我所接管,而这部分自我则以超我自居从而凌驾并对立于自我的其他部分,而这种在严厉的超我和附属于超我的自我之间形成的张力被我们称为负罪感,它将自己表现为一种对惩罚的需要。通过负罪感来控制个体危险的进攻欲望,其目的在于在他内部建立起一种代理力量来监视它,就像在被征服的城市里驻扎军队一样。

为什么人会有负罪感呢?或者说它的心理根源是什么?弗洛伊德进行了这样的论述:当一个人做了某种他所知的“坏事”时,他就会有负罪感觉。而在现实中,一个人实际上并没有做坏事,只是意识到了内心有干坏事的意图,他也会认为自己有负罪感——即人们通常所说的“良心愧疚”。它产生的根源有两个:第一个来自于对外部权威的恐惧(以父亲为代表);第二个则来自对超我的恐惧。因为第一个根源要求人们克制本能的满足;第二个根源则要求得到惩罚——因为保留被禁止的愿望的行为无法在超我面前得到隐瞒,即良心的谴责。因此,超我的严厉性只是延续了外部权威的严厉性,它继承并部分取代了外部权威的严厉性。这样,在本能与良心的关系上,一开始良心的确是造成本能克制的原因,但是后来这种关系被颠倒了,现在每一种本能克制都变成了良心的动力源,而且每一次新的克制都增加了它的严厉和苛刻。“假如我们能使本能的克制更好地和我们所知的良心起源史协调起来,我们就会有兴趣为下述矛盾的论点作辩护:良心是本能克制的结果;或者说本能克制产生了良心,而良心则要求进一步对本能的克制。”<sup>[4]58-59</sup>

弗洛伊德进一步指出,负罪感的产生源于俄狄浦斯情结。因为对父亲的进攻性倾向在后代身上会重复出现,负罪感就一直存在,并且每当进攻性受到压抑并被转交给超我时,负罪感都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所以,一个人是否杀了自己的父亲或是否避免了这种行为,这些都不起决定性的作用,人们在这两种情况下都一定会有负罪感。因为负罪感体现了由矛盾心理产生的冲突,体现了爱欲和破坏性本能或死亡本能之间的永久斗争。人们一旦面临着和同伴一起共同生活的任务,这种冲突就产生了;只要社会认为人只能以家庭的形式生活,这种冲突就一定在俄狄浦斯情结中表现出来,就一定会确立良心,

产生最初的负罪感。当人们试图扩大社会时,同样的冲突就会以依赖过去的形式得以延续;而且它会得到强化,导致负罪感进一步的加剧。所以,弗洛伊德指出,既然文明服从于一种把人类结合成一个紧密群体的内在性冲动,因此它只能通过不断增长对负罪感的强化来达到这个目的。也就是说,文明源于性本能的冲动,而文明的强化则更源于负罪感对爱欲的压抑——即幸福的丧失。在这个意义上,文明是与本能相冲突的。文明就是人的本能的有效利用的结果。

概括弗洛伊德关于文明的思想,集中到一点就是文明是放弃本能满足的结果。因为人的心理能量(性本能)是无限的,这个心理能量如果不加约束地释放往往不具有建设性的功能,只有对它进行理性梳理(或压抑)并将之用于文明建设,才能作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推动力。

#### 四

弗洛伊德关于文明的理论发表以来,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评价不一。著名的学者斯特雷奇在把弗洛伊德的《文明及其不满》译成英文时这样评论道:“文明只有在否定个人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存在,人类的本能生活是进攻与利己主义的自我满足。文化的全部意义就在于禁止和限制人类……,内疚感已成为文明人的创造者……。弗洛伊德以丰富翔实的内容阐发了这个中心思想,人们可能使用很多篇幅也无法透彻阐述散见于书中各处的关于人类及其制度的至理名言。”<sup>[5]</sup>美国现代西方哲学家马尔库塞这样转述说:“所谓文化,就是有条不紊地牺牲力比多,并强行转移到社会有用的活动和表现上去。”<sup>[6]</sup>这里,文化就是文明,“人的首要目标是各种需要的目标的完全满足,而文明则是以彻底抛弃这个目标为出发点的。”<sup>[6]</sup>而美国现代精神分析哲学家弗罗姆在《弗洛伊德的人的模式及社会决定因素》一文中这样叙说弗洛伊德对文明的想法:“对弗洛伊德来说,文化是以本能欲望的局部不满足为条件的,它反过来使文化得到升华或形成反向作用。因而,人面临着一种选择:要么是全部本能的满足和野蛮主义,——要么是部分本能的受控并伴随着人的文化和精神的发展。”<sup>[7]</sup><sup>50</sup>

因此,怎样正确地看待人类文明的产生与发展,又怎样一分为二地分析和评价弗洛伊德的文明观,以一种求实的态度来面对文明与人类之间的辩证关系,是理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文明一词,早在我国西周时期就已经出现。《易经·乾·文言》中,就有“见龙在田,天下文明”之说。这里把文明看作一种美好的进步状态。《易经·大有》中有“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今天下而时行,是以无京。”《疏》中有“经天纬地曰文,昭临四方曰明。”这里指的是文德美好,文采辉耀的意思,后来也指有文化的状态和行为。在西方,文明一词虽然出现较晚,但它与拉丁语中的“公民”、“公民的”、“有组织的社会”等词同一词根,基本意思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指作为一定社会成员所特有的东西,另一方面是指对公民有益的东西。但是,“文明”作为特定的概念,只是到了近代才比较明确,而马克思主义给“文明”概念赋予了科学的涵义。

马克思主义认为,“文明”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应该看到它的不同涵义和不同层次的文明差异。第一,作为历史上人类社会发展的总体而言的广义文明,指的是人类发展的一个阶段。文明时代始于社会分工和文字的发明与利用,是我们走向文明时代的门槛,“它是由分工方面的一个新的进步开始的。在野蛮时代的低级阶段,人们只是直接为了自身的消费而生产;间或发生的交换行为也是个别的,只限于偶然留下的剩余物。在野蛮时代的中级阶段,我们看到游牧民族已有牲畜作为财产,这种财产,到了成为相当数量的畜群的时候,就可以经常提供自身消费的若干余剩;同时,我们也看到了游牧民族的没有畜群的落后部落之间的分工,从而看到了两个并列的不同的生产阶段,也就是看到了进行经常交换的条件。在野蛮时代的高级阶段,农业和手工业之间发生了进一步的分工,从而发生了直接为了交换的、日益增加的一部分劳动产品的生产,这就使单个生产者之间的交换成了社会的迫切需要。文明时代巩固并加强了所有这些在它以前发生的各次分工,特别是通过加剧城市和乡村的对立……而使之巩固和加强,此外它又加上了一个第三次的、它所特有的、有决定意义的重要分工:它创造了一个不从事生产而只从事产品交换的阶级——商人。”<sup>[8]</sup><sup>161-162</sup>分工的产生和由分工产生而引起的个人之间的物品交换以及把这两个过程结合起来的商品生产,把人类带入了文明时代。第二,文明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它是一种进步行为。文明时代是人类历史上崭新的阶段,它是对野蛮时代的否定;但文明时代的到来,并不意味

着野蛮行为的消失。因此,对文明涵义的理解,即这种进步的行为也是相对于野蛮行为而言的。人类社会进入了文明时代,就其整个时代的总体特征来说,已经脱离了野蛮阶段,但是就其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而言,又总是交织着文明与野蛮、进步与倒退的斗争的。文明是伴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随着社会的进步,文明程度不断提高,野蛮的行为也随之不断减少。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人类才能彻底消灭野蛮现象,从而进入到完全的文明时代,也就是普遍的和真正的文明社会。

而对于文明与本能之间的关系,马克思主义认为,文明与本能应该是对立统一的关系,文明是要对本能加以限制,但不是否定本能,而是要使本能以文明的方式表现出来。因此,文明与本能是有着深刻的联系的。

弗洛伊德从心理学的角度看到了这一点,并作了系统的论证,他的整个思想就是要说明本能与文明的联系和对抗,从这一点上来说,弗洛伊德的文明观是具有一定的独到之处的。他为考察文明的起源和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分析视角,即从人类的心理因素入手,从而揭示社会文明与个人本能之间的关系。但是,他的文明观也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第一,弗洛伊德虽然提示了文明与本能的联系,但是他夸大并绝对化了两者之间的对立。实际上,文明与本能不是截然对立的,只有当个人以不伤害他人的文明方式来满足自己的本能时,社会中的多数人才有可能享受最大限度的幸福。随着文明程度的提高,本能的满足在很大程度上不是被削弱了,而是因为技术的进步而增强了。第二,弗洛伊德主要是从个人心理和本能的角度来解释文明现象,特别是他对良心的产生及本质的论述从发生学的角度说明了良心与本能的辩证关系,强调负罪感的存在和相对严厉是社会文明发展的保障和道德人的标志,这当中包含了一定的合理的因素。但是弗洛伊德却忽视了社会环境对人心理的影响,这样做的局限性在于把人类社会各个发展时期等同起来,否认了社会发展的时代性,取消了阶级和意识形态的分析,从而削弱了论述的说服力。第三,更为不可取的是,弗洛伊德把精神分析理论推而广之,认为人类文明的起源、社会的宗教以及社会禁令都是性本能受到压抑而升华的结果,它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源动力。因此,片面地夸大本能在文明发展过程中的地位,这是导致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及文明观走向唯心主义道路的关节点。

#### 参考文献:

- [1] 弗洛伊德. 精神分析引论[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 [2] 弗洛伊德. 欧罗巴思想译丛——文明及其不满[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
- [3] 弗洛伊德. 图腾与禁忌[M]. 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
- [4] 弗洛伊德. 一个幻觉的未来[M]. 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 [5] 弗洛伊德. 文明及其不满[M]. 英文版封底说明.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7.
- [6] 马尔库塞. 爱欲与文明[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 [7] 弗罗姆. 精神分析的危机[M]. 北京:国际文化出版社,1988.
-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责任编辑 汤跃 英文审校 孟俊一